

襟霞閣精校本

袁中郎文鈔全稿

上海中央書店發售

袁中郎文鈔 目次

傳記

袁中郎傳……………一

徐文長傳……………一

辭叟傳……………三

王氏兩節婦傳……………四

拙效傳……………六

序文

敍陳正甫會心集……………一

敍小修詩……………二

靈濤閣集序……………三

敍姜陸二公同適稿……………五

敍四子稿……………七

敍梅子馬王程稿……………七

敍竹林集……………八

時文序……………九

敍馮氏家繩集……………一〇

敍曾太史……………一一

郝公琰詩敍……………一二

雷太史詩序……………一三

西京稿序……………一四

張茂才時藏小引·····	一五	邑饒侯直指疏薦序·····	二六
吳長統行卷引·····	一六	送江陵薛侯入覲序·····	二八
賞心集引·····	一六	送徐太府見可入計序·····	二九
陶孝若枕中嚀引·····	一七	送劉學博序·····	三一
謝子楚歷山草引·····	一七	送潛江潘明伯和人計序·····	三二
四樓詠引·····	一八	送葉使君還朝序·····	三三
行素園存稿引·····	一九	傅良鄉入計序·····	三四
八識略說敘·····	二〇	送觀察侯公序·····	三五
顧升伯太史別敘·····	二一	陝西鄉試錄序·····	三六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二二	送黃竹石還江陵序·····	三八
送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二四	壽洪太母七十序·····	三九
浮山九帶序·····	二五	李母趙太夫人八十序·····	四〇
監司周公實政錄序·····	二五	壽曾太史封公七十序·····	四二

壽何孚可先生八十序	四三
壽劉起凡先生五十序	四四
壽鄭南皋先生六十序	四六
壽存齋張公七十序	四七
題碧暉上人修淨室引	四八
金剛證果引	四九
壇經節錄引	五〇
題碧空禪人誦法華經引	五一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一
東門護城堤記	二
新修錢公墓碑記	三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五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六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八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九
祇園寺碑文	一一
十方院碑記	一二
新建衆香林碑記	一五
安鄉縣重修琴堂記	一五
誌銘	

余大家耐菴墓石記	一
少溪袁公墓石銘	五
詹大家塘記銘	四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五	南都天界寺募田疏	二
夷陵羅子華墓石銘	六	廬山募緣小引	三
司馬孺人墓銘	八	楚路疏	三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墓石銘	八	補藏疏	四
舒大家誌石銘	一一	衆香林疏	四
慈谿錢君墓石銘	一一	題供僧籍	五
四樂精舍銘 有序	一三	募建青幻菴疏	五
張元平小像贊	一四	諸天寺募疏	六
聖母塔院疏	一	題王路菴疏	七
板橋施茶疏	一	公安二聖寺重建修天王殿疏	七
		募作板橋	八
		題贈藏疏引	九
		普光寺疏	九

菩提寺疏……………一〇

德山僧募修地藏閣引……………一〇

德山僧募裝毘盧像引……………一一

募修丈村真武廟引……………一一

募修吳氏橋小引……………一二

題承天寺募冊……………一二

題龍堂寺僧募冊……………一二

禪堂募麥引……………一二

書梅度和尚草菴引……………一三

脩得銅塔捐……………一三

衆香林冊……………一四

雙田寺冊……………一四

廣莊

逍遙遊……………一

齊論物……………二

養生主……………四

人間世……………七

德充符……………九

大宗師……………一一

應帝王……………一三

雲中耶文鈔 目次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爲平滿，爲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而依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大夫贅耶？不然，則病臃腫者也。』荊州城不知所自闕。路史曰：『夷王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夏，卽今江陵。』疑叔置始此。楚志以爲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修之。考史亦無確證。然漢書記載，唐元相裴，宇，蔭，石，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字，陷於地中，而猶見其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模，似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曆壬午，始拓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廡不具，每春夏間，積潦漫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爲附贅，無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爲快。吏斯土者，議藉藉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嗟曰：『夫荆固四達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寸嶮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爲壘，蜿蜒皆地骨，辟如截齒於齧，可以噉噬。今城皆窠田，畦水且漬，載齒於脣，豈其有任？且夫增障置堞，以容委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而何有此？』下

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壽祥，此天地自然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況其無用以買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修則某，監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鬻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阜，闢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慨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竇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咎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

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左，可以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詘又不能以需，則爲邑出錢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捐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與曰：「以佚道使衆，則不怨；況其不使，且爲出資以貸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疊而前朝，截之以隄，則氣留，留則能爲諸祥，且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勢之所資也。是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猶西北之有厲，東南之有倭。倭虜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而水之虐正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澤，割江身爲郡，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彿起。若此者，十餘日，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村之水，直擲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而雖高，而方張之怒，猝不得洩，必且爲害，留必且爲橫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均堂之蟬，急而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末如何也已。

數十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下革。而慈谿錢侯胤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舉廢，凡我民之所急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之，無邀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以堤爲請，而革議者有數堵畝虞其壓，輒欲踵故轍，侯陰悉之。僭今丞周君陞躬自按，行見遮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公堤址，雖微可尋也，若何？」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角，塚壘穿之，則星骸避之，則廢工，奈何？」侯顧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爲導，可謾也。」叱囑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草間。顧謂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卽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曠土無半畧，羣輩以爲神，皆股慄反止。量之得若干丈，分丁夫若下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爲出鏹，趣具議上，而一時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虜也。邑頻徙頻却，大似南渡之踟躕。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爲長城。聞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民爲存亡，故知侯與我民膏命也，非堤也。夫閭外之寄，唯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之勒也。

公安縣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亦然。使天曉曉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爭
機織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勝。天下之爲道者岐矣，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吾僕役之，
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帥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暨於後儒挾吾之
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
角之而張者也。且夫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禁而爲名法，比而爲楊墨，遁而爲老釋，唯其竊
吾似而甚焉，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觀所行，舉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
秋之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未
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攝生也。疑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嘗廢虛無
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故迹詭而言放，以
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
之以所蔽，彼亦且樂爲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安敢出而爲吾害。唯吾自挾其道
而與之角，居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

薄吾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曰「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其誓，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學宮圯，慨然捐鑛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朴直無雕飾。已又出書傳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異戴。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敝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籍也。」公名雲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特祠爨序間，故略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載，以俟異日志覲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頻歲苦陽侯殿材盡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贅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綬帶，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縷而緝，積塵而嶽，邑之人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綏其議，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所受之，小至一簋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圯焉，久而呼於市，市之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爲事關激動，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之宮牆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綏，綏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爲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賦』。後之人物以爲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埴之節，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感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卽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旣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旣成，邑錢侯率諸薦紳

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長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蘭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之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大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大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既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略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乃東晉永和，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客州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嗣賓僧伽難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勸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髻鬘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滕陵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

人盡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知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盡以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蔑視，此宋儒帥心之蔽，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釋氏幻詭奇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窮而靈怪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質於神，故怪之傷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有祥雲異氛，珮玦流李之怪，則天不畏；地不有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怪，則地不靈。夫天地非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典彝也。聖未始不怪，如儀鳳流鳥，田圖躍魚，金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怪聞也。或曰：『信爾，聖賢奚不恆爲怪，以愾天下？』是不然，譬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孽，則人爭異，孽愈難，人愈怪，使花而常孽，花將不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歡喜讚嘆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蘇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既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既悠遊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髮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繡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塘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雞髮白雲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二十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住輒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圍瓢數十餘，踞石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榮榮如笠。巖上遺池二，闊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納行之數年，遂成叢林。頃震旦士女號呼悲帝而至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巖也。至巖不面頂禮者，自以爲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曉，雖鬻男稚女，靡不道。計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尚方之賜，掖庭之供，以月至。自嘉隆以來，撫摩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敬，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不納，有贈精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